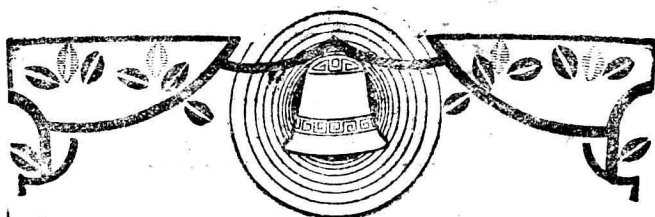


書 叢 小 育 教

經 驗 與 教 育

著 威 杜
譯 圃 培 李

行 印 局 書 中 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
經驗與教育
渝初版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全一冊 定價國幣九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原著者 杜威 John Dewey

譯者 李 培 園

發行人 吳 秉 常

印刷所 正 中 書 局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1486)

譯者序

「經驗與教育」一書，是杜威博士在 Kappa Delta Pi 同業會之演講詞所集錄的。在譯者看來，杜氏在本書裏面對於教育哲學的講述，是比在他的其他著作裏面所有的講述更清楚，更有系統。本書批評傳統派與進步派的教育實施，明白地說出各派的缺點。在討論這兩派的爭點中，杜氏解釋經驗哲學的意義及科學方法在教育上的含義。他以爲有教育性的經驗，是聯接性和交互作用性的生動的聯合。他就是利用這種經驗的理論來解釋社會制裁、自由、目的及教材等的意義。本書字數雖不多，只有一一六頁，然而內容極爲精彩。自一九三八年出版至今，僅僅兩年已再版四次，足見其大爲讀者歡迎及有值得翻譯的價值。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李培園於長汀國立廈門大學教育系

目次

第一章	傳統教育與進步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一
第二章	經驗理論之必要	：	：	：	：	：	：	：	：	：	：	：	：	：	：	：	：	：	：	七
第三章	經驗之標準	：	：	：	：	：	：	：	：	：	：	：	：	：	：	：	：	：	：	一三
第四章	社會制裁	：	：	：	：	：	：	：	：	：	：	：	：	：	：	：	：	：	：	二八
第五章	自由之性質	：	：	：	：	：	：	：	：	：	：	：	：	：	：	：	：	：	：	三六
第六章	目的之意義	：	：	：	：	：	：	：	：	：	：	：	：	：	：	：	：	：	：	四〇
第七章	教材之進步組織	：	：	：	：	：	：	：	：	：	：	：	：	：	：	：	：	：	：	四五
第八章	經驗乃教育的方法和目的	：	：	：	：	：	：	：	：	：	：	：	：	：	：	：	：	：	：	五八

第一章 傳統教育與進步教育

人類在思想上喜歡採取極端對立的立場，他們好用非此即彼的名辭（Terms of others）來陳述他們的信仰，而不認識這些極端主張間所有之中間可能性。當他們覺得這些極端的主張不能付諸實施時，他們仍以爲在理論上它是沒錯的，而在實際上所以採取折衷的主張是因情境的壓迫所致。教育哲學亦非例外。教育理論史的一個特徵是極端觀念間的鬭爭，如教育係自內發展抑係自外形成（Development from within and formation from without），以及教育係基於天賦（Natural endowments）抑係克服天然傾向而代以外鑠的習慣，即是顯明的例子。

現在這種鬭爭，就學校的實際情況論之，已形成對立的傳統教育與進步教育。傳統教育的根本觀念大略如下：教材是往時所成就的知識和技術所集合成的，所以學校的首要職務是把這些知識和技術傳給新的一代；行爲的規則和標準也是往時所發展的，所以道德的訓練，也是在依照這些規則與標準養成行爲的習慣。結果使學校組織的一般模型（指學生與學生及學生與教師的關係），大異於其他社會機關。試想及尋常的課室，其時間表，

其分組的、試驗的及升級的方法，及其維持秩序的規則，我想你將了解所謂「組織的模型」的意義。假如你將這種景象與家庭內所有的景象相比一下，你將重視學校這種機關大異於其他社會組織的意義。

方才提及的三個特性決定了教學和訓練的目的與方法。主要的目的是使兒童為將來的責任及生活的成功作準備，準備的方法是學得已組成的知識和已完備的技術。因為這些教材和正當行為的標準是由往時傳遞下來的，所以學生的態度必須是溫順的、接受的及服從的。書籍，特別是課本，成為已往智慧和學問的主要代表，而教師成為使學生與教材發生關係的機關，及傳遞知識和技術與實行行為規則的媒介。

我作這簡短的摘要，目的不在批評這基本哲學。所謂新教育與進步學校是由不滿意傳統教育而起的，它纔是傳統教育的批評者。它的批評大略如下：傳統的教育計畫在實質上是自上自外注入的計畫，它把成人的標準、教料及方法，加諸這些正在生長的兒童。因此，它所指定的教材及學習和行為方法大不適合兒童所有的能力。這些教材和方法不是年輕學習者的經驗所能及。結果牠們必須強迫他們接受，即使優良的教師將用巧妙的方法來掩飾這強迫以免除明顯的殘忍性質。

但是成人所產生的東西與兒童的經驗和能力之懸隔是如是之六，以致學生對於發展所教授的東西不能踴躍的參加。他們的本分是做和學，如六百戰士的本分是做和死。這裏學

習的意義是獲得書本裏面和長者腦子裏面所有的知識。再者，教師所教的東西是視為在實質上係固定不變的，它是當作完成的東西來教，不問它是怎樣做成的或後來將有什麼變化。它大部分雖是假定將來與過去無異的社會的文化產品，然而人們仍在常變的社會中把它用作教育的資料。

假如要想把新教育的實施所隱含的教育哲學明白地陳述出來，我想我們可以在各種現存的進步學校中找出許多普通原則：與由上注入的原則對立的是變個性的發展和培育；與外部訓練對立的是自由活動；與藉書本與教師的學習對立的是藉經驗而學習；與藉練習而獲得孤立的技術對立的是獲得技術以爲達到切已目的的工具；與爲將來作準備對立的是盡量應用現在生活所有的一切機會；與給學生固定的目的和材料對立的是使學生熟識變化的世界。

一切原則的本身都是抽象的，牠們只能在被應用後所產生的結果上變爲具體的。正因爲這些原則是如此基本和幾微的，所以當牠們被實行於學校和家庭時，一切事情都靠着牠們所得的解釋。即在這一點上，前面所說的「非此即彼」哲學變成特別有關的。新教育的一般哲學也許是健全的，但是抽象的原則所有的差異不能決定德育和智育的實施方法。一個新運動，當它拋棄它所代替的運動的目的和方法時，常常只是消極的而不積極的和建設的發展它的原則。因此，在實施上，它採取被遺棄的運動所給的端倪，而不積極的發展自

己的哲學。

我認爲新哲學的基本統一性是在一個觀念中找到，這觀念便是經驗的歷程與教育的歷程有密切的和必要的關係。假如這是不錯的話，那末新哲學的基本觀念的積極的和建設的發展是靠着一正確的經驗觀念。試以組成的教材問題爲例——以後將作詳細的討論。這問題對於進步教育是：教材所居的地位及所有的意義是什麼？與經驗的組織所居的地位及所有的意義是什麼？教材如何發生作用？在經驗中有什麼足以促進它的內容的進步組織？當經驗的內容未有進步的組織時，所產生的結果是什麼？一種哲學如只以拋棄和反對爲基礎，將忽略這些問題。它將以爲舊教育既是根據現成的組織，所以僅僅完全拋棄這種組織原則就夠了，無須努力找尋組織原則在經驗的基礎上所有的意義及如何可以達到。我們可以考查新舊教育的一切相異點，而得到類似的結論。當我們拋棄了外在約束時，我們所有的問題是在找出經驗中的約束因素。當我們拋棄了外在的權威，這不是說一切的權威都要拋棄，而是說我們必須找一個更有效的權威來源。因爲舊教育雖然強迫兒童接受成人的知識、技術及行爲的規則，但這並不是說，成人的知識和技術對於未成熟的人們的經驗沒有指導的價值。反之，若以個人的經驗爲教育的基礎，也許成人與未成熟者的接觸還要比傳統學校所有的接觸機會更多，及在性質上更密切，這就是說也許未成熟者所受的指導爲更多。由此所產生的問題就是：怎樣能夠建立這些接觸而不違反以個人經驗爲基礎的學習

原則。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一個思想精到的哲學作爲個人經驗組織的社會因素。

上面的話所表示的是：新教育的普通原則，其自身不獨不能解決進步學校在管理和實施上的任何問題，而且引起需要一種新的經驗哲學來解決的新問題。若認拋棄舊教育的觀念和實施爲夠了，能後採取對立的「非此即彼」哲學，那末這些問題不獨未得解決而且未得認識。但是我相信你將同意我的意思，當我說很多更新的學校不用已組成的教材，認成人所給的任何方式的指導爲能侵害個人的自由，並以「教育必須重視現在和將來」的意義係以爲熟知過去的東西爲在教育上沒有什麼地位。這些缺點至少可以表明一種教育的理論和實施的意義爲什麼，假如它僅僅消極的反對舊教育，而不根據一種經驗的理論，和它的教育的潛勢力來積極的和建設的發展目的、方法和教材。

以自由觀念爲基礎的教育哲學，可以變成像它所反對的傳統教育那樣武斷的，並不比過甚的話。因爲任何理論和實施，如不以批評自己的根本原則爲基礎，即是武斷的。如我們說新教育是著重學習者的自由固然不錯，可是自由的意義是什麼及在什麼條件之下自由纔得實現？如我們說傳統學校所用的由外注入的教學法可以阻礙兒童在德智上的發展也不錯。可是對於促進未成熟者的教育發展，教師與書籍的任務是什麼呢？我們承認傳統教育果有應用過去的事實和觀念來做研究的材料，對於解決現在的和將來的問題沒什麼補助，現在我們就該在經驗中找出過去的成就與現在問題的關係；就是說如何使已往的知識變作

對於將來的有力工具。我們可以反對把已往的知識視爲教育的目的，而只注重它所有的工具上的價值；當我們這樣做時，教育史中就有一個新問題：即兒童要怎樣認識了過去，這種知識纔能有力的使他欣賞現在，了解現在？

第二章 經驗理論之必要

簡言之，我所特重之點是拋棄傳統教育的哲學和實施。這對於信仰新教育的人們產生了新的困難問題。在我們未認清這種事實前將盲目的、混亂的從事教育工作；我們應知僅離開舊的教育並沒有解決問題。因此下面擬指出新教育所需要應付的幾個重大問題，並提出幾個主要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我以為在許多不安定的事情中，却有一個永久不變的事情，便是教育與個人經驗所有的有機關係，或說教育的新哲學是寄托於一種經驗的和試驗的哲學。但是經驗與試驗不是自解的觀念(Self explanatory ideas)，牠們的意義是我們所要探討的問題的一部分。若要知道經驗主義的意義，我們必須了解經驗為何物。

假如相信一切真正的教育是由經驗來的，這不是說一切經驗都有真正的或相等的教育性。經驗與教育不能彼此相等，因為有些經驗有誤教的性質。任何生長在阻止或曲解結果中的經驗，都是有誤教性質的。另有一種經驗可以是使人產生硬性的，失卻感受性和反應性的經驗。因此要在將來獲得更豐富的經驗，其可能性將發生限制。再者，一種經驗雖可在一特殊方面增加一個人的機械的技術，但是使他陷於坐井觀天，結果也會縮小了他的經

驗範圍。一種經驗在目前雖很悅意，但是足以養成懈怠的不小心的態度；這態度可以改變後來經驗的性質，使一個人不能獲得這些經驗應給予他的東西。再次，經驗如果陷於零碎，雖然各個經驗自身是合意的或甚至動情的，也不能累積和聯貫起來。因此，一個人的精力就被浪費思想變得散亂。每個經驗雖是有生氣的、有興趣的，但是他們的分離性可以產生分散的、離中的習慣；養成這種習慣的結果是無力控制將來的經驗。他們將用享樂、或不滿與反抗的態度來接受它們。在這樣情形之下侈談自治是無用的。

上面所列舉的經驗在傳統教育上是很多的。若認傳統學校不是學生獲得經驗之場所，這是大大的錯誤。當進步的教育與舊教育站在相反的地位時，我們正當的攻擊法是在傳統教育裏，教師和學生所得的經驗大都不免錯誤。例如，幾多學生變成不能感受觀念，和幾多學生因為受所經驗的學習方法之影響，失掉學習的衝動？幾多學生是由機械的練習得到專門的技術，以致他們的判斷能力和他們在新情境中所有聰明活動的能量受了限制？幾多學生看學習歷程為無聊的討厭的？幾多學生覺得他們所學的東西乃與校外的生活情境如是之不同，致使他們無力控制校外的生活情境？幾多學生視讀書如作苦工一樣，以致他們能受其他一切的東西所「制約」(Conditioned)，而反不受讀物所「制約」？

假如我問這些問題，我並不是要判定舊教育為完全不對的。這樣做實在有其他的目的，這個目的便是我要著重兩個事實。第一個事實便是兒童在傳統的學校裏面的確有了經驗；

第二個事實便是所有的缺點並不在於沒有經驗，而卻在於經驗所有的錯誤和缺陷性質。所謂錯誤和缺陷是從這些經驗與後來的經驗所有的關係着想。這一點的積極方面是與進步教育更關重要的。主張經驗之必要，甚至主張活動在經驗上之必要，這還是不夠的。一切事件都是依賴經驗的性質。任何經驗的性質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目前悅意性或討厭性，另一方面是對於後來經驗的影響。前一方面是明顯的，容易斷定的。一種經驗影響是沒有外表的。它給教育者一個問題是教育者的職務在為學生布置些經驗，這些經驗非特不令學生嫌惡而且能引起他的活動；但是這些經驗不僅是目前可悅的，因為牠們能使學生於將來獲得良好的經驗。因此以經驗為基礎的教育所有的中心問題是在現在的經驗中選擇些經驗，這些被選擇的經驗要是能夠在後來的經驗中生活着。

以後，我將更詳細的討論經驗的聯接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e Continuity of experience or what may be called the experiential continuum）。這裏我只要著重這原則對於有教育性的經驗的哲學所有的重要性。教育哲學，像任何理論，要用語言即符號來敘述。但它不僅是語言而且是施行教育的一種計畫。像任何計畫一樣，它的構造須依據所要做的事件及怎樣做這件事。愈的確和愈誠懇的主張教育的發展乃在經驗之中，乃操諸經驗及為着經驗，則愈要明瞭經驗為什麼，除非經驗的概念能夠產生一種計畫來決定教材、教學、訓育的方法及學校的物質設備和社會組織，這經驗是完全空幻的。換言之，它

就變成一種語言形式，這些語言可以是很動情的，但是除非牠們能指示實施的工作外，將可以其他言辭代替。所以我們不可因為統傳教育是傳遞已往的計畫和程序，就以爲進步教育是無計畫的。

傳統學校可以沒有一種一致的教育哲學而尚得進行着。在這一方面它所需要的只是一類抽象的名詞，如文化、訓練及我們的偉大文化遺產等，因為實際的指導不是靠着他們，而是靠着風俗和慣例。進步學校，則不能倚賴風俗和習慣，所以它必須多少任意的進行，或受觀念所指導，這些觀念被調節聯合後可以造成一種教育哲學。反抗傳統學校所特有的組織，便是要求以觀念爲基礎的一種組織。我想只需有少許的教育史知識，就夠證明唯有教育革新者覺得教育哲學的需要。這些墨守現成系統的人們只需要幾個悅耳的名詞以辯護現存的實施，實際的工作可以憑固定的習慣來做。進步教育所需要的教訓，是它比已往的革新者更緊急的需要一種以經驗哲學爲基礎的教育哲學。

我在無意中已說我所談的教育哲學可以用林肯 (Lincoln) 在解釋民主政治時所用的字眼來說明，便是我所談之教育哲學是屬乎經驗，操諸經驗，爲着經驗的教育哲學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of by and for experience)。這些「屬乎」，「操諸」，「爲着」等名詞沒有一個可以指出什麼自明 (Self-evident) 的東西。每一個名詞都是挑惹人去發現及施行由了解有教育性的經驗的意義所得的秩序和組織原則。

因此，要找出這些適合新教育的材料、方法及社會關係，是比爲傳統教育找出這些東西更難。我以爲在辦理進步學校中所遇的許多困難及批評都是起源於此。若認新教育或者比舊教育容易，這些困難和批評必愈益激烈和增加。我想這種信仰，是多少流行的，它也許又證明「非此即彼」的哲學乃發起於這種觀念，即一切的需要是不做傳統學校所做的。

我欣然承認新教育在原則上是比舊教育簡單。新教育是和生長的原則相適合，而舊教育則在選擇和安排教材與方法上，常常導入人爲的不必要的複雜性。然而容易與簡單不同，發現真正簡單及依照這種發現去施行，是一件極難的工作。這些人爲的和複雜的東西一被建立，及根深柢固的存留在風俗和習慣上以後，人們在已築成的道路上行走，比在採取一個新觀點以後，找出新觀點的確實內容更容易。舊的他里枚氏之天文系統說 (Ptolemaic astronomical system) 以循環及週轉圓解釋星象，比哥白尼 (Nicolas Copernicus) 的天體運行論更複雜。但是天文學的現象未經依照哥白尼學說組織出來以前，最容易走的抵抗力最小的是舊知識舊習慣所供給的路程。因此，我們要回到這觀念，便是如要革新學校的工作，我們需要一個合理的經驗理論，以給予教法及教材的選擇和組織一種積極的指導。這是一個緩慢和辛苦的歷程。它是一種生長的事件，並有很多東西足以阻礙這生長及使這生長走上錯誤的路。